

# 语言研究的认知功能范式探析

董保华 张涛 陈崇国

(重庆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语言研究的认知范式和功能范式囿于各自的理论视域,缺乏对社会文化和认知心理的整体思考,理论解释力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且不能借两种范式的互补研究得以解决。本文超越范式互补以实现范式整合,尝试性构建一种新的语言研究范式,以增强语言理论的解释力。研究表明,语言不仅作为资源参与现实的构建,也是认知作用下对客观现实作用的结果,语言在资源与结果间形成一种相互生成的链条,推动语言的不断发展与演化,并作用于语言表征、语言使用和语言习得。语言表征突出语言的构建性与识解性,是认知心理和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语言使用受到认知和功能的三重制约,体现了语义潜势和认知评估的结合;语言习得是一个意义磋商过程,体现互动重构和认知识解的统一。

**关键词:**认知范式;功能范式;社会文化;认知心理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5)02-0031-13

## 0 引言

认知范式和功能范式属于广义上的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两者并非泾渭分明(Langacker 2000),但我们还是可以参照纽茨(Nuyts, 2007)的严格定义将其分开讨论,即认知范式是指以兰盖克(R. W. Langacker)、莱考夫(G. Lakoff)等为领军人物的语言研究范式,包括认知语法(Langacker, 1987)、构式语法(Goldberg, 1995)、心理空间(Fauconnier, 1985)、认知隐喻(Lakoff et al., 1980);功能范式则是以韩礼德(M. A. K. Halliday)、迪克(S. C. Dik)、瓦林(Van Valin)等为领军人物的语言研究范式,包括系统功能语言学(Halliday et al., 2014)、功能语法(Dik, 1997)、角色与指称语法(Van Valin, 1993)。前者主张采取认知心理的立场并基于感知觉、记忆等认知机制,探讨语言理解和产生的认知动

收稿日期:2023-09-09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语言意识形态视阈下功能语篇分析框架重构及其解释力”(2023NDYB165)、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中国政治话语文化意象英译多维对比研究”(22SKGH430)和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对外话语体系构建视角下能源话语特征多维对比分析”(2022WYXZ2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董保华,男,重庆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功能语言学和翻译研究。

张涛,男,重庆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研究。

陈崇国,男,重庆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语用学和翻译研究。

**引用格式:**董保华,张涛,陈崇国. 语言研究的认知功能范式探析[J]. 外国语文,2025(2):31-43.

因;后者则主要采取社会文化的立场,以语言的功能和组织视角解释语言事实并试图形成一定的解释语言的理论原则。然而,两种范式因囿于各自理论研究范围,其理论解释力均受到限制。学界对两者整合研究的呼声越来越高(Siewierska, 2012; Butler, 2013),尽管学界也有对两者关系的讨论(Langacker, 1999/2000; Nuyts, 2007;程琪龙, 2000;董保华等, 2017),但相关讨论仍停留在两种范式内部,要么属于从某些局部语言现象探讨两者间关系的显性互补,要么属于通过范式间的相互借鉴以拓展各自理论维度的隐性互补。尽管这些探讨深化了学界对认知范式和功能范式的认识,但相关讨论仍未突破各自的理论疆域。正如杜世洪(2020)所说,这种互补的探讨并没有促进对事物本身的认识。因此,目前研究仍缺乏宏大的理论构建思考,远未充分考虑两者的优势进而整合成为一种新的语言研究范式,语言理论的解释力没有得到切实彰显。本文尝试性构建一种新的语言研究范式,以拓展语言理论研究的疆域,增强语言理论的解释力。

## 1 认知功能范式的相关研究回顾

这里之所以称“相关研究”,是因为目前除程琪龙(2000)谈及认知功能范式外,其他研究还不构成认知功能范式研究。认知功能范式的相关研究最早大致可追溯至20世纪末以赛义德(Saeed, 1997)为代表的一批语义学家有关认知范式与功能范式学理关系的讨论。他们(Langacker, 1999)以乔姆斯基(N. Chomsky)的生成语法为对照并以此作为两种范式的学科归属分野,认可认知范式与功能范式的共性,即两者均遵循意义而非形式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并以实现语义系统描写作为语言研究的主要目标,并主张认知范式和功能范式同属(大)功能范式研究阵营。这一观点得到了大多数学者赞同,如蓝纯(2001)、王寅(2006)、胡壮麟(2014)、沈家煊(2019)等。在这一观点内部,也有学者探讨认知范式和功能范式之间的从属关系,并存在一些争议。例如,兰盖克(Langacker, 1999)等学者主张认知范式从属于功能范式,蓝纯(2001)等人则认为功能范式是认知范式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的是交际功能在句法现象中所起的作用。兰盖克(2000)后来则主张功能范式与认知范式是互补关系。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认知范式和功能范式分属不同研究阵营。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功能范式的悉尼学派。韩礼德曾多次谈及其语言研究定位于生物体间(inter-organism)的社会文化取向,对属于生物体内(intra-organism)的认知心理维度不作探讨(Martin, 2013: 168, 175, 228)。马丁(Martin, 2013)的观点更是激进,断言语言与大脑之间无须认知的存在(胡壮麟, 2014)。韩礼德等(Halliday et al., 1999)虽论及认知,但其所谓的认知其实是指语言构建意义的能力,并非认知范式所倡导的心智。悉尼学派不主张认知研究的观点在

功能范式内部受到越来越多学者(Butler, 2013; 朱永生 等, 2001)的批评。

这些研究一方面让人们意识到两种范式并非泾渭分明,另一方面也的确让人们看到两者之间的差异以及对语言解释的不足。立足认知范式和功能范式的各自不足,学界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着眼于认知范式与功能范式间的互补探讨,为认知功能范式研究开启了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探索。具体来看,这些互补探讨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两个方面。前者主要表现为宏观层面的学科史互补探讨(Siewierska, 2012; Butler, 2013)和微观层面的理论框架互补探讨(张玮, 2004; 王寅, 2006);后者则主要涉及词汇语法层(Davidse et al., 2017; 柴同文, 2013; 缪海涛 等, 2019)、语篇语义层(周频, 2009)以及贯穿两者的话语分析(陆丹云, 2011)。

与范式间的互补做法不同,有学者在理论范式内部分别纳入社会文化维度和认知心理维度。就认知范式而言,近年来引发了“社会转向”,并生发出“认知社会语言学”和“社会认知语言学”两种不同范式。前者从认知角度为社会语言学关注的问题(如语言变异问题)提供一个更具合理性的分析框架(Croft, 2009),后者则从社会视角为认知语言学关注的问题(如概念结构、语义、语法问题)提供新的合理解释(文旭, 2019)。功能范式也不乏有学者立足认知维度缺乏这一事实,将其纳入语言研究,以拓展语言理论的解释力。或许受韩礼德不主张进行认知心理研究的观点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着实不多。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功能范式方言之一的加的夫语法的创始人福赛特(R. Fawcett)提出的“认知—互动观”。该观点集中反映在其基于博士论文完成的专著《认知语言学与互动》(Fawcett, 1980)之中。

认知和功能的互补研究可拓宽语言研究的视野和路径,近年来越来越受学界重视,但真正基于认知心理和社会文化界面视角的相关研究仍不多见。目前冠以“认知功能”或“功能认知”字样的文献,与本文提出的认知功能范式具有本质差异,它们要么将“功能”视为认知语言学有关“基于使用”(usage-based)的观点在观照人类交际活动时的体现,仍属于认知语言学研究范畴(Fabiszak et al., 2016),要么将“认知”作为语言构建经验的一种方式,区别于认知范式中的“认知”(Halliday et al., 1999)。“认知功能”这一术语首次出现于程琪龙(2000)一文,该文以认知和功能界面的视角探讨认知功能范式的构想,可谓真正开启了认知功能范式研究。遗憾的是,程琪龙(2000)的这一研究并没有学者跟进,导致其对深化语言本质的认识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一是认知范式与功能范式间的互补探讨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来探讨语言现象,这是一种显性互补研究,仍属于在同一平面上对语言现象的探讨。二是就理论范式内部分别纳入社会文化维度和认知心理维度的研究而言,这仍是一种互补探讨,属于隐性互补。一方面,“认知社会语言学”或“社会认知语言学”没有广

泛借鉴功能语言学已相对较完善的社会文化维度的理论成果,只是从社会角度对认知概念的社会因素作出阐释或从认知角度探讨社会语言学问题;二是功能语言学对认知范式的研究成果的借鉴也不够丰富,福赛特(Fawcett, 1980)的研究正如巴特勒(Butler, 2013: 198-199)所指出的那样,加的夫语法只是简单假设其语法方案与实际的认知结构和程序之间至少存在某种关系,并未对其假设提供足够的经验事实支撑,更没有揭示认知科学所指的心智运作过程。因此,要想深化对语言现象的认识,必须摒弃(显性和隐性)互补的做法,以整合观贯通认知和功能,提出新的语言研究范式——认知功能范式。

## 2 认知功能范式:从范式互补到范式整合

如前所述,程琪龙(2000)还只是提出了一个理论构想,并未明确构成认知功能范式的要件内容及其理论维度。除此之外,其他研究均属于互补方式探讨,要么是范式间的互补(Butler, 2013),即显性互补,要么是范式内的互补(Croft, 2009),即隐性互补。

参照库恩(Kuhn, 1996)范式转变意味理论框架的根本假设改变这一思想,认知功能范式的兴起必然要求对认知范式和功能范式进行整合处理,而不仅仅是停留在互补探讨上。整合(integration)一词是现代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特别是福康涅(Fauconer, 1985)的整合理论观,将整合这一概念根植于语言理论研究之中,其意指语言理论各个组成部分的协调一致,不出现失洽、矛盾或突兀,也指语言理论内容自成一体,实现理论自治。从某种意义上讲,认知范式和功能范式的互补研究还算不上认知功能范式。与互补论不同,整合论不仅是对认知背后的社会因素的追问,不仅是对功能背后的认知因素的追问,而是将认知范式和功能范式进行整合,以一种全局观审视语言现象。互补和整合的区别如下图所示:



图1 认知范式与功能范式互补与整合比较

如图1所示,互补研究范式下,认知范式和功能范式之间是实线箭头,而整合研究之间是虚线,且没有明确的箭头方向。之所以用虚线,是指这两者采用的是整合全局的视角,两者之间的界线也不再清晰。以整合视角来看待语言现象,则意味着认知功能范式的真正兴起,这是因为在看待语言现象时,不再是以一种横组合方式从不同角度展开,而以一种纵聚合方式从一种视角的不同关注点展开。换句话说,这种整合研究融入社会文化和认知心理两种视角,且这两种视角作为整体贯穿于语言研究的不同阶段。因此,以福康涅(1985)的整合理论来看,认知范式和功能范式的整合属于双域型网络,即在双域型网络之中,拥有不同框架的两个输入空间共同投射到整合空间或新创空间上,并在该空间继续整合运行,如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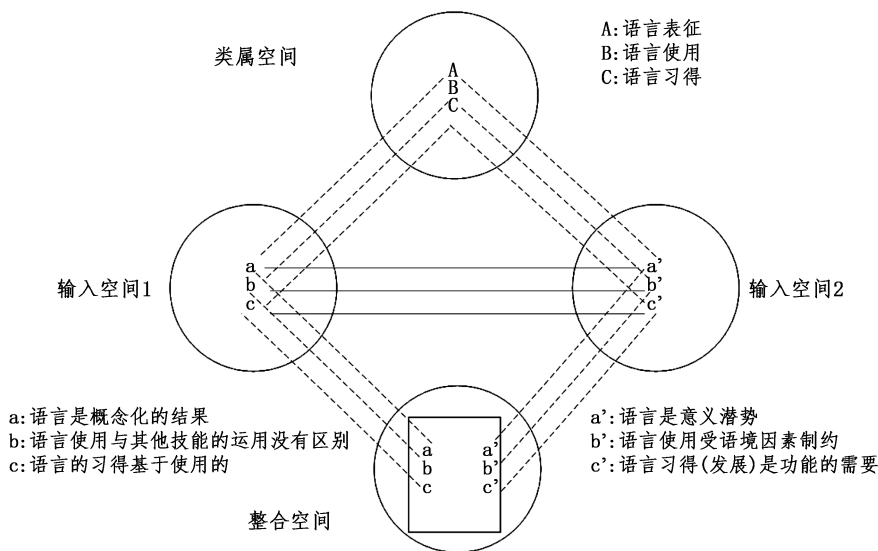


图2 认知功能范式的双域型网络

考虑到任何语言学理论范式都必须涉及语言是什么、语言怎么使用以及语言如何习得三大问题,我们可将其视为类属空间元素,并以此探讨认知范式和功能范式两者在新创空间的整合情况。作为认知范式和功能范式中的主要要素间的关系是相互交织的,没有明确的方向性,并分别体现为输入空间1和输入空间2。

输入空间1包括语言是概念化的结果、语言使用与其他技能的运用没有区别、语言的习得是基于使用的等信息;输入空间2包括语言是意义潜势、语言使用受语境因素制约、语言习得(发展)是功能的需要等信息。这种双域型网络不同于单域型网络,认知范式和功能范式这两个域都投射到新创空间,并在里面进行整合,形成了对有关语言是什么、语言怎么使用、语言如何习得三个问题的新的理解,进而催生了新的语言研究范式,即认知功能范式。在探讨新范式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从整体层面阐述认知功能范式的理论内涵。

### 3 认知功能范式的理论内涵

如前所述,认知功能范式不是认知范式和功能范式的简单叠加,理应跳出认知范式和功能范式的固有框架,赋予其全新的理论内涵。究其根本,该理论内涵主要体现在“语言<sub>资源</sub>—功能—现实—认知—语言<sub>结果(资源)</sub>”这一语言观核心原则。这一语言观体现了认知和功能的三重作用,并形成语言与现实之间的三重互动。这一语言观可基于语言与现实间的作用过程细化为四个阶段来加以解释(详见图3)。根据贝尔法则,个体发生学与种系发生学具有一定的相似性(Rose, 2006: 83),这里我们拟以儿童的语言个体发生学展开讨论。

首先,儿童在学(包括听或说)语言前,尽管客观现实世界是以物理形式存在着,但现实世界仍不为儿童所知晓。因此,以语言符号为基础构建的现实世界对其而言是不存在

的。只有借助语言,儿童构建了一个超出于物理环境的符号世界,这时现实世界才能被儿童所接受和认知。此时,儿童学习语言的方式主要是依赖成人进行“模仿语言”学习,其构建的现实世界只能是一种“模仿现实”。当然,这种模仿不是简单的机械式模仿,学习者知道所模仿内容的目的和功能(刘正光, 2009),且儿童生下来后就开始进行意义的交流(Halliday, 1978/2004)。这里将依赖成人获得的语言称为“模仿语言”,将这种语言构建的现实世界称为“模仿现实”,只是为了与下文讨论的语言与现实相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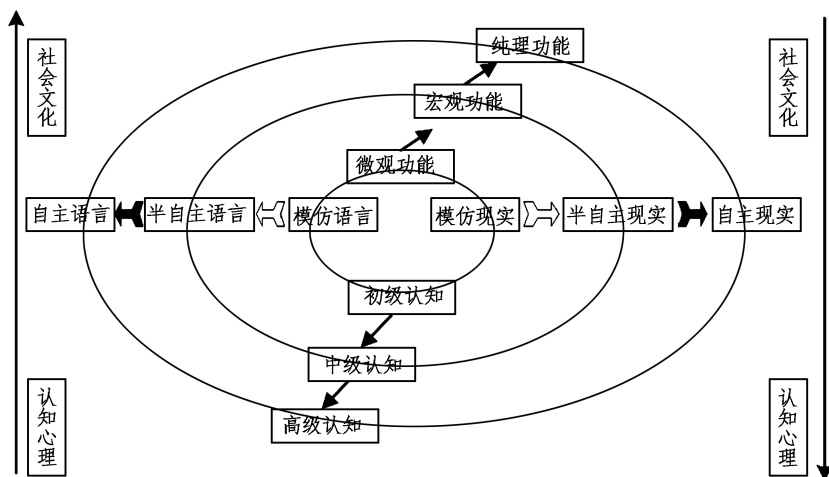


图3 认知与功能在语言与现实间的作用过程

其次,基于第一阶段所构建的模仿现实,在一定的认知作用下,且由于语言是高级意识的产物(Edelman, 1992),儿童产生“半自主语言”。换言之,此时,儿童可以借助简单的认知能力,对模仿现实进行简单的认知操作,产出一定的语言结构,包括词汇或短语,甚至简单的句子。一般认为,语言产生于认知与现实的互动,好像现实就存在那里等着认知去进行加工处理。事实上,在有语言进行刻画现实之前,现实是混沌的。即便现实不混沌,要对其进行认知加工,我们也会基于先前的能够用语言刻画现实作为基础进行类推加工。很难想象,在没有以语言构建而成的现实基础上,认知如何发挥作用。正如王阳明在竹林格物一样,原本就没有道理的现实,无论王阳明如何进行认知处理,都难以获得任何道理并以语言形式表征出来。因此,与认知范式提出的与现实互动产生语言不同,这里的“半自主语言”为认知加工的现实基础提供了前提。可以说,这一阶段是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一次飞跃。一方面,通过对成人语言的不断模仿,逐渐扩大模仿现实的疆域;另一方面,随着模仿现实疆域的扩大,其语言产出能力在简单认知操作下不断增强。

再次,随着认知能力增强以及参与社会活动的频次的增多,语言与现实不再是一种单向流动。具有一定语言半自主性的儿童,不仅可借助第一阶段通过模仿父母或监护人的语言来构建现实,而且还可基于认知能力产生的半自主语言来构建现实,即“半自主现实”。同时,半自主现实在中级认知能力的作用下,继续产生半自主语言。这是语言与现实之间

的低阶作用过程。

最后,在经历半自主语言与半自主现实的多次循环后产生一种“累积效应”,使得语言实现从模仿语言、半自主语言到“自主语言”的蜕变,与此同时,现实从模仿现实、半自主现实至“自主现实”蜕变。这形成了语言与现实之间的高阶作用过程,也实现微观功能经宏观功能发展为纯理功能,初级认知经中级认知发展为高级认知。从图3的左轴来看,认知倡导的认知心理对功能主张的社会文化产生作用,右轴则体现为功能主张的社会文化对认知倡导的认知心理产生作用。这种闭环式的循环体现了认知心理与社会文化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现实有两层含义:构建现实和客观现实。两者的区别在于,一方面,构建现实不断丰富儿童的语义网络,因为学习语言就是学会表达意义以构建现实;另一方面,客观现实为认知机制作用下的语言产生提供了原料,让认知机制有可以进行认知加工的载体。两者的联系在于:构建现实一旦生成便自然成为可用于认知机制作用的客观现实,没有独立于构建现实的纯粹客观现实。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常常会产生误解。我们往往对新旧事物类比在认知新事物中的作用缺乏正确认识,从而将新事物本身视为纯粹客观现实。比如,我们常用人体部位来类比大山的部位,产出诸如山头、山腰、山脚等词汇。这种类比正是建立我们对人体部位的构建现实上的,倘若没有关于人体部位的语义网络构建的现实,我们的认知机制也无法产生类似于人体部位的关于大山的词汇。因此,构建现实和客观现实的这种联系,可以说两者受到功能和认知的双重作用。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将“语言资源—功能—现实—认知—语言结果(资源)”这一语言观核心原则修订为:语言资源—(认知作用下的)功能—现实—(功能作用下的)认知—语言结果(资源)。

相对认知范式和功能范式的语言观而言,认知功能范式的语言观主要体现出以下特点:一是语言不仅作为“资源”参与现实的构建,也是认知作用下的客观现实的“结果”,从而让语言在“资源”与“结果”间形成一种生生不息的链条,推动语言的不断发展与演化。这样一来,一方面语言作为“资源”构建现实为认知范式的客观现实提供了基础。我们理解新事物时,认知加工所依赖的用于类比的旧事物,就是一种构建现实。另一方面,语言作为认知作用下的“结果”为构建现实提供了大量的语言资源,进而不断构建现实,从而继续在认知作用下产生新的语言资源,为功能范式的语义网络提供新的解释。二是语言既受社会文化作用下的功能的影响,也受认知心理作用下认知机制的制约,将语言纳入社会文化和认知心理双重维度之下,为语言阐释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认知功能范式下的语言观,将语言视为认知心理和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样一来,认知功能范式突破了认知范式对社会文化关注的不足,也弥补了功能范式对认知心理作用的漠视。三是谢维尔斯卡(Siewierska, 2012)谈到的认知范式有关交际的静态性和功能范式有关交际的动态性间的

矛盾,在认知功能范式下可得到妥善处理。在认知功能范式下,语言一方面可以作为资源参与对社会语境的即时动态构建,另一方面作为结果进入语义网络并体现出具有静态特性的交际潜势。正是认知功能范式赋予语言既是资源又是结果的特性,兼容了交际的静态性和有关交际的动态性。

由于新范畴会随着科技进步、社会发展而不断出现于语言之中,可以说,构建现实和客观现实在语言中的作用贯穿语言使用者的一生。因此,这里概述的语言与现实间的个体发生过程,也可推及成人学习某新知识的过程,成人同样会经历从模仿语言、半自主语言到自主语言的蜕变;与此同时,语言涉及的现实也会发生从模仿现实、半自主现实至自主现实蜕变。不过,与儿童语言学习不同的是,成人的语言与现实间作用过程受认知和功能的调控主要来自高级认知和纯理功能,属于高阶作用过程。

#### 4 认知功能范式的理论维度

任何语言研究范式都必须回答语言知识是什么、语言如何使用、语言如何习得这三大问题,这也构成语言研究范式的理论维度(Taylor, 2002: 4)。参照这三大问题并结合前一节认知功能范式的理论内涵的讨论,认知功能范式的理论维度主要表现为对认知功能在语言中的表征、认知功能如何影响语言使用、认知功能如何影响语言习得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提出新的理论主张和思想,并与认知范式和功能范式形成对照,以印证认知功能范式的理论解释力。因此,我们可以说理论维度是理论内涵在语言知识是什么、语言如何使用、语言如何习得这三大问题上的具体体现。

##### 4.1 语言表征

功能范式主张语言体现了意义潜势,是在意义网络系统中受语境变量因素制约下选择的结果,但语言在受选择制约的同时,也在构建社会现实。认知范式将意义表达视为概念化过程,从而注重对从概念结构到语言映射过程的研究,抑或注重认知识解的作用。由于认知功能范式整合了认知范式和功能范式,认知功能在语言中的表征突出语言具有构建性与识解性,是认知心理和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程琪龙, 2000)。

语言的构建性突出了语言在现实构建中的作用。一般认为,语言涉及三个方面,即学习语言、通过语言学习、学习关于语言的知识(Halliday, 1980/2004: 308)。现实不是先在的,而需要通过语言来加以构建,因而无论是儿童对语言的学习进而借助学习到的语言来获取知识,还是学习关于语言本身如语法学的知识,都体现了语言在知识构建中的基础作用。我们往往在对语篇进行分析时,很容易认为语言体现了一种语言系统中的选择。事实上,这种选择过程本身同时就是在表达意义,在构建现实。同时,由于选择受到情景语境的语场、语旨、语式等语境变量的制约,且还会受到社会文化调变,因为语言与社会文化之间



具有相互影响关系。可以说,这方面的例子俯拾即是。日语中的敬语是日本社会文化中的特有现象,而这正反映了语言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同时,语言表征还体现出识解性的一面,且这种识解性受语言构建性的影响。随着认知能力的发展,语言对现实的构建会囿于词汇语法的匮乏,对意义的表达能力会受到极大制约。为弥补这一情况,人们会对认知作用下的现实进行概念化,进而映射到语言中产生出大量的词汇、语法,为现实构建提供原料。因此,语言的认知识解与语言构建体现一种互逆的过程。比如,我们用语言构建“汽车穿越山洞”这一现实过程中,我们也就学会了用表达立体方位的词“through”来表达空间这一概念。同样,当某一现实得以构建起来后,我们倘若通过认知机制去识解这一现实,我们也会用“through”一词来加以表述。

其实,语言表征的构建性和识解性的统一体现了心理学中的启动效应。启动效应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要求使用过的基模在内容上能够解释后面出现的新信息。这样一来,启动效应体现了一种称为内隐的认知活动,即我们过去的经历以我们意识不到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思想、行为和情感(Greenwald et al., 1995)。语言对现实的构建过程就如我们过去的经历一般,在大脑中以一种内隐的方式存在,并以一种我们意识不到的方式影响我们现在的思想、行为和情感,而识解过程相当于是对这种内隐知识的启动效应。如果没有对现实的构建,识解机制便不能发挥作用,或者错误地发挥作用。比如,我们对电脑这一现实的构建往往错误地基于显示器,这也导致人们常常错误地将电脑识解为显示器。对同一客观事物,语言构建的情况反映出其对这一客观事物的识解情况。相对具有专业知识的认知主体来处理的话,其加工深度和广度都较非专业认知主体更高。对同一事物,我们之所以有不同的识解,除了专业知识外,还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比如,专业人士对于知识储备较少的小孩讲解某一专业知识时,尽管专业人士能够对专业知识从深度和广度进行阐述,但专业人士受社会文化这一语旨变量的影响仍会采用较为通俗的表述方式来阐述。因此,认知功能范式的语言表征维度应主要关注语言如何构建现实、语言如何受认知和社会因素的影响等问题。

#### 4.2 语言使用

认知功能范式认为,语言的使用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到认知和功能的双重制约,主要体现在对语言选择的制约和选择偏离的修正。我们知道,在请求他人帮助时,我们有一系列的表达方式可以选择,但究竟选择哪一种表达方式,却体现了语言作为语义潜势和认知评估的结合。语言作为一个潜在的语义系统,具有多种使用可能性,这正是功能范式所主张的。尽管功能范式提到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对语言选择的制约,但这种制约是如何发生的,却没有交代,因为语言既不能决定选择,也不能自行选择(Butler, 2013;董保华等, 2017)。功能范式的这一做法只适合于语言构建后形成的语篇现实的分析,而无法揭示语

言的选择过程。这正需要认知的介入,从而贯通为认知功能范式的语言使用观。

语言使用中的认知介入主要体现为对语言选择的制约,而这种介入的目的是适应语言选择的情景语境、文化语境、意识形态等因素。一般而言,语言使用者在语言选择中调用语言使用的原型。语言的认知范式往往认为原型来源于认知结果。事实上,这种原型正是其在语言构建现实过程中形成的原型。当然,语言使用者往往会对原型有所偏离,导致其在语言选择中出现与情景语境、文化语境、意识形态等因素不相符合的情况。比如,在请求他人帮助时,由于不好把握人际距离以及帮助涉及的具体事务的重要程度,导致出现语言选择的偏离。

语言选择偏离的修正一方面需要语言使用者从语言使用中找到合适的语言样例作参照,另一方面倒逼语言使用者认知能力的提高。一般而言,语言样例是语言使用的默认值状态,是语言社团中使用最为常见的语言现象。语言使用者认知能力的提高不但有助其找到语言使用样例,还能够综合考虑当下的语境情况,进而做出正确的选择,以达到情景语境、文化语境、意识形态等因素的要求。因此,认知功能范式的语言使用维度应主要关注语言使用如何受认知因素和社会因素的调节,以及语言使用者进行语言选择时应遵循何种原则等问题。

#### 4.3 语言习得

认知功能范式下的语言习得是一个意义磋商过程,体现认知心理与社会文化的统一。这种语言习得观体现了语言习得的交互作用观思想。交互作用观主张,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和言语交际经验在语言发展中起着核心作用。正是如此,儿童在表达意义过程中,往往会主动参与交流,他们也同时促使监护人为其提供一定的语言刺激,使得语言内容和形式同社会意义相互关联(Bohannon et al., 2013)。

当然,儿童会随着自己对事物的分类能力、识记词语能力、把握他人意图能力的提高,以更好地理解他人说的话,从而迅速积累起大量的词汇。同时,由于原始语义无法满足交际的需要,比如,无法描述远离身边的物品,符号不再是语义与表达之间的直接对应,而是出现了重构,即符号原来的语义与表达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被词汇语法系统所分隔,并以此为中介连通语义与表达(Halliday et al., 1999: 611-4)。正是词汇语法的中介作用,儿童的表意能力得到大大提高。以前用单纯的一些动作行为来表达意义,现在可以通过词汇语法来表达意义,进而可以用这些词汇语法来命名事物并对事物归类。这种命名和归类能力本就是概念化和范畴化认知能力的体现。

这种语言习得交互作用观突出了认知与功能的协同作用。一方面,说明了儿童在语言习得中表达意义以实现韩礼德所说的宏观功能和微观功能,进而抽象出纯理功能,而这些功能的迭代无疑具有认知的作用。社会交际在促进语言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认知的发

展。比如,采用指向儿童的语言与儿童进行交流,有利于引起儿童的注意,并鼓励儿童参与到交流中来。另一方面,语言发展中的认知能力,也受到社会文化的制约。伯克(Berk, 2017)曾考察指代型(所用词汇主要由指代人或物的词汇构成)和表达型(所用词汇主要由用于维护社会关系的词汇构成,如“你好”“没关系”等)两种儿童语言发展的认知方式,均得出语言发展的认知方式都与社会文化有关的结论。

因此,认知功能范式不同于功能范式强调的互动重构,也不同于认知范式单纯对认知作用的强调,而是有机地融入了互动重构和认知识解。接触一个新的概念时,我们的认知能力尚无法把握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需要对方的讲解或自己查阅词典以理解这一抽象概念,互动重构便起着重要作用。一旦新概念达到认知可及程度以内,认知便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隐喻发挥着重要作用(董保华等, 2017)。这是我们以往所忽视的内容,总是以为隐喻的源域内容和目标域内容都为语言理解者所熟悉,其实,这不合常理,因为隐喻理解的根本目标就在于对目标域的理解。另外,从日常知识到教育知识,还要经历技术知识,这就涉及到语法隐喻。语法隐喻涉及到语法的重构,体现了一致式作为原型范畴的样例向边缘范畴扩展的过程,并受认知的中介作用影响。因此,认知功能范式的语言习得维度应主要关注语言习得过程中认知和社会因素的作用,以及语言习得中意义磋商过程的具体表现等问题。

## 5 结语

认知功能范式不是认知范式和功能范式的叠加,而是一种语言研究的新范式。这种范式不是建立在认知范式和功能范式互补的基础上,而是基于两者的一种有机整合,体现出了一理论概括,进而主张“语言资源—(认知作用下的)功能—现实—(功能作用下的)认知—语言结果(资源)”这一语言观核心原则。在这一核心原则下,语言的表征突出语言的构建性与识解性,语言的使用过受到认知和功能的双重制约,语言习得是一个意义磋商过程,体现认知心理与社会文化的统一。基于认知范式和功能范式的整合提出的认知功能范式,可为复杂的语言研究提供一个相对全面的解释,有助于深化学界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一方面,相较于忽视认知探讨的功能范式而言,认知功能范式可以深入探究语言使用者在语言系统进行选择的功能动因背后的认知动因。这种考察不但可让作为认知个体的语言使用者以“出场者”身份参与现实构建,揭示语言使用者语言使用个体差异,还有助于揭示语言使用者不只是被动地接受文化语境和情境语境的制约,也在通过认知能力创建和改造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另一方面,认知功能范式不像认知范式那样让研究内容分散;相反,它可以基于功能范式的语言描写能力,特别是以韩礼德为领军人物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强大系统网络对语言的描写能力,让语言研究的对象进一步聚焦,进而将研究引向深入。同

时,这种基于系统网络对语言现象的分析,可以让语言事实的解释可操作性更强。当然,这一范式的解释力如何,还有待更多的语言事实加以检验。

#### 参考文献:

- Berk, L. E. 2017.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Lifespan* (7<sup>th</sup> ed.) [M]. Pearson: Allyn and Bacon.
- Bohannon, J. N. & J. D. Bonvillian. 2013.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Language Acquisition [G] // J. B. Gleason & N. B. Ratner.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8<sup>th</sup> ed.) .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 Butler, C. S. 2013.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Psycholinguistics: Opportunities for Dialogue [J]. *Functions of Language* (2): 185-218.
- Croft, W. 2009. Toward a Soci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G] // V. Evans & S. Pourcel. *New Direction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Davidse, K. & T. Breban. 2017. A Cognitive-Functional Approach to the Order of Adjectives in the English Noun Phrase [J]. *Linguistics* (2): 216-238.
- Dik, S. C. 1997. *The Theory of Functional Grammar: Part I The Structure of the Clause* [G]. K. Hengeveld.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Edelman, G. 1992. *Bright Air, Brilliant Fire; On the Matter of the Mind* [M]. London: Harper Collins.
- Fabiszak, M., Hilpert, M. & K. Krawczak. 2016. Usage-Based Cognitive-Functional Linguistics: From Theory to Method and Back Again [J]. *Folia Linguistica* (2): 345-353.
- Fauconnier, G. 1985. *Mental Spaces: Aspect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Language* [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Fawcett, R. P. 1980.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Social Interaction* [M]. Heidelberg: Julius Groos Verlag.
- Goldberg, A.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reenwald, A. G. & M. R. Banaji. 1995. Implicit Social Cognition: Attitudes, Self-Esteem, and Stereotypes [J]. *Psychological Review* (1): 4-27.
- Halliday, M. A. K. & C. M. I. M. Matthiessen. 1999. *Construing Experience Through Meaning: A Language-Based Approach to Cognition* [M]. London and New York: Cassell.
- Halliday, M. A. K. & C. M. I. M. Matthiessen. 201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4<sup>th</sup> ed.)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Halliday, M. A. K. 1978/2004. Mean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in Early Childhood [G] // J. J. Webster. *Collected Works of M. A. K. Halliday: The Language of Early Childhood*. London: Continuum.
- Halliday, M. A. K. 1980/2004. Three Aspects of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Learning Language, Learning Through Language, Learning about Language [G] // J. J. Webster. *Collected Works of M. A. K. Halliday: The Language of Early Childhood*. London: Continuum.
- Kuhn, T. S. 1996.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3<sup>rd</sup> ed.)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off, G. & M.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ngacker, R.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 W. 1999. Assessing the Cognitive Linguistic Enterprise [G] // T. Jassen & G. Redeker. *Cognitive Linguistics: Foundation, Scope, and Methodology*.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3-60.
- Langacker, R. W. 2000. *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 [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Martin, J. R. 2013. *Interviews with M. A. K. Halliday* [M]. London &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 Nuyts, J. 2007.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Functional Linguistics [G] // D. Geeraerts & H. Cuyckens.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se, D. 2006. A Systemic Functional Approach to Language Evolution [J]. *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16):73-96.
- Saeed, J. I. 1997. *Semantics*[M]. 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 Siewierska, A. 2012. Functional and Cognitive Grammars [J].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5): 643-663.
- Taylor, J. 2002. *Cognitive Grammar*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an Valin, R. 1993. A Synopsis of Role and Reference Grammar [G] // R. Van Valin. *Advances in Role and Reference Grammar*.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164.
- 柴同文. 2013. 英语的 there be 构式及其隐喻系统——基于 SFG 及物性新模式的专题研究[J]. 当代外语研究(11): 15-20.
- 程琪龙. 2000. 认知功能语言观及其理论[J]. 外语与外语教学(4):4-7.
- 董保华,任大玲,杨炳钧. 2017. 系统功能语言学认知转向辩证[J]. 外国语文(1): 67-73.
- 杜世洪. 2020. 语言研究的范例与范式[J]. 当代外语研究(3): 26-38.
- 胡壮麟. 2014.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认知观[J]. 外语学刊(3): 44-50.
- 蓝纯. 2001. 认知语言学: 背景与现状[J]. 外语研究(3): 14-20.
- 刘正光. 2009. 认知语言学的语言习得观[J]. 外语教学与研究(1): 46-53.
- 陆丹云. 2011. 个体化——语言异质性研究的新途径[J]. 外语研究(2): 14-19.
- 缪海涛,俞洪亮. 2019. 基于认知性功能和功能性认知的英语名化现象解析——从构建认知功能模型出发[J]. 中国外语(4): 50-54.
- 沈家煊. 2019. 谈谈功能语言学各流派的融合[J]. 外语教学与研究(4): 483-495.
- 王寅. 2006. 认知语言学与语篇连贯研究[J]. 外语研究(6): 6-12.
- 文旭. 2019. 基于“社会认知”的社会认知语言学[J]. 现代外语(3): 293-305.
- 张玮. 2004. 功能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互补性初探[J]. 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5): 84-91.
- 周频. 2009. 论认知语言学与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语篇连贯解释的互补性[J]. 外语学刊(3): 56-62.
- 朱永生,严世清. 2001. 系统功能语言学多维思考[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Exploring Cognitive-Functional Paradigm in Linguistic Studies

DONG Baohua ZHANG Tao CHEN Chongguo

**Abstract:** The cognitive paradigm and the functional paradigm in linguistic studies have their demerits due to their respective theoretical scopes and the lack of necessary consideration of social culture and cognitive psychology, which cannot be removed by taking the complementary approach towards the two paradigms. This paper, by transcending from the complementarity of paradigms to the integration of paradigms, tentatively construct a new paradigm to enhance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linguistic theory. The findings show that language not only participat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s a resource, but also acts cognitively on the objective reality as a product. Thus, there is an endless chain between resources and product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language, and also influencing linguistic representation, language use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Linguistic representation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social culture, with a focus on linguistic construction and construal. Language use is restricted by cognition and function, which reflects the combination of semantic potential and cognitive assessment. Language acquisition is a process of meaning negotiation, which embodies the unity of interaction reconstruction and cognitive construal.

**Key words:** cognitive paradigm; functional paradigm; social culture; cognitive psychology

责任编辑:蒋勇军